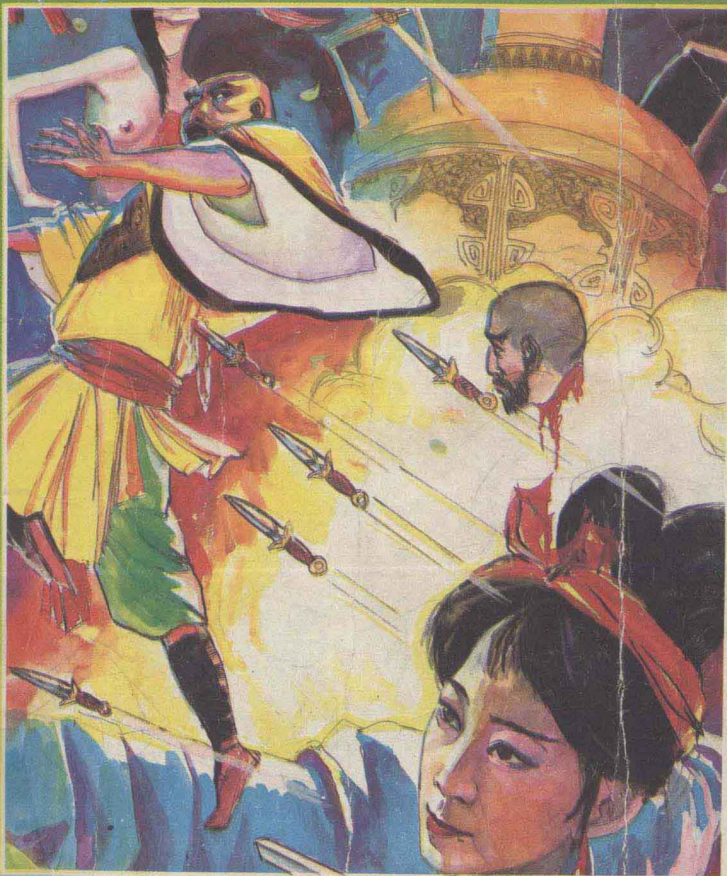


邪哥杨小赌

中

曹若冰著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为了使姐姐也能见到自己，她就选择了一个靠窗口的桌位，可以一边吃喝，一边留意道路上往来的人，或许姐姐会突然出现。

瞥眼间，她发觉有一个黑色的人影，从窗口掠过，心中一乐，满以为是自己的姐姐，赶紧探头张望。

正好，那过去的人，不晓怎的，竟也回过头来，很清晰，只见那人蓬头大眼，满腮毛胡，像认识自己似地点头复笑！

她骤觉心头一震，霞红飞头，就缩了回来。

这时，店小二已送上点心，本来她已肚饿，很想放怀大吃，可是脑海中竟然疑浪翻滚，无法平静。

她边吃边想，觉得那个满腮毛胡的黑衫人，有点古怪？

凭着自己的记忆，再三思索，似乎从不与他相识，莫非又是仇家的爪牙，发觉自己不成？

正在狐疑之间，眼前又一晃！

情不自禁地，她又探头出去。

这次，她又失望了！

原来那过去的人，是个绿色劲装的女郎，但不知怎的，她刚探了头出窗，那女郎竟然折身回来，两人正好照面相对，四目交映。

那女郎见到许慧，竟也复又一笑，可是当许慧点头时，她竟娇靥之上，一阵红晕，低下了头，就快步而去。

许慧吃罢点心，原想马上赶路，循着来径所分支的路线和村落，再找寻一遍，但想了一想，觉得这间小吃店，兼又卖茶，而且又是附近村落的交通要道。

索性就坐上一会，喝杯茶，也许姐姐肚子饿了，也会进来。

当下，她就关照店小二，泡了杯香茶。

她虽喝着茶，可是脑子里仍在胡思乱想。

蓦闻一阵嘈杂的人声，进来四个乡农打扮的人，小店内顿时热闹起来。

许慧见来人装备，并不奇突，也就不放在心上，正在独自沉思之际，忽听“拍”的一响！

抬目望时，只见旁桌那几个乡农之中，有个白发老人，朝着下首坐的那个青少年，拍桌怒道：“大牛，你若再去田家庄，就莫想再回家！”

老人说到这里，已然脸红耳赤，气得很凶！

他怒目瞪着那低头不响的少年。

一会之后，又继续自言自语喃喃地道：“我们乡下人靠天吃饭，平平安安多好，这年头，只有强权，那有公理？”

想早年，田家庄的老大，替人家耕田，牵了头牛经过李家庄，撒了泡尿，那李金泉就仗势欺人硬逼田老大吃下那泡牛屎，那知田老大回家，不到三天，就活活气死，结果怎么样？”

老人说到这里，叹了口气，又继续喃喃道：“不到二十年，那田老大的儿子长大了，学了身功夫，硬把李金泉满门抄斩！连出胎还没满月的小囡，也是白刀子进，红刀子出！”

他说着，双肩重重一蹙，向两旁坐着的中年人，摇摇头又道：“你们看，这种冤冤相报，多惨！”

那左边坐着的中年人，似乎很被感动，随即摇头叹道：“这种杀人的事情，我就是听听，也会浑身发抖！”

中年人说至此，睨目向许慧斜了一眼。

又向那少年道：“我说牛阿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多学点种田经验，将来继承祖业，娶娘养儿，做个安份守己的人多乐，何苦要去田家庄，拜田慧霖为师，学那杀人的事情？”

右边坐着的那个中年人，显然对刚才这人所说的话，也很同感，于是就附和着道：“老三说的很对，我们种田人家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吃口平安饭多痛快，实在犯不上同那些好杀的人打交道！”

他说着，眉尖又复一皱，似乎已感自己出言，有点太重，便向许慧偷偷地望了一眼，见对方垂目沉思，以为没有注意。

于是又向那少年劝道：“牛阿弟，二叔只你这个独养子，你想想看，老年之人，处处想得很周到，那会不让自己的儿子往好处走。

只是那田慧霖杀人不眨眼，叫我们见了，已很害怕，我看你快死了那条心吧！古人有说：孝不如顺，你何苦要使老人家伤心？”

那少年初时还低着头，一声不响，只是双眉一皱再皱，似乎有着说不出的苦衷在心头，此时，显然已被劝动了！

终于，他抬起头来，脸带忧容，失望地向老人道：“阿爸，我不去了！”

老人见儿子回心转意，顿即脸呈喜悦。

可是当他发觉儿子并不开朗的脸色时，骤然又黯淡起来，低声又道：“大牛，我已快近七旬之午，犹如风前残烛！你想，还能活得多久？说不定今天在这里劝你，明天就入土归安了！”

他说到这里，眼角已渐渐润着泪痕，继又喃喃地道：“我总期望自己的子孙贤良，我们世代务农，不晓说从没丧过一条人命，就连田里的蚯蚓，我也从不肯随意杀生，我怎能让你去学那杀人的事情！”

许慧坐在桌旁，虽然，她未必能了解他们谈话的来龙去脉，可是她已明白那少年有心想去投师学武，却被老子阻止了！

同时田家庄的那个田慧霖，为了洗雪父仇，竟把李家的人，杀得一个不留！

要是在往常，她定然不甘寂寞，会向他们讲解一番，学武健身，扶弱锄强的大道理，劝那老翁准许自己的儿子，前往拜师学武。

只要是真真良师，或者向他们探听一下，那田慧霖是何门派？有点什么本领？

但在目下，显然她已自顾不暇，那有余兴来找间事，说不得，马脚一露，引起仇家注目，反增许多麻烦。

何况自己的姐姐，还没找到。

她想这些，所以只顾悠闲地喝着茶，听他们闲聊，没有出声。

渐渐，听他们所谈的，尽是些农家耕作的平淡之事。

她那本甚好奇的心理，也相继平淡了，于是就付清了帐，离开了小店，仍照原路找寻而来。

当绕到河堤，快近独木桥之时，突闻前面有叫啸之声！抬头望时，不觉大为惊愕，原来柳树那边的河堤上，已有三条人影，直奔自己而来。

此际，她已止步不前，心中暗想：难道遇上了什么仇家不成？当下“刷”的一响，宝剑出鞘，情绪已然紧张起来，像面临大敌一般。

晃眼间，那前面狂奔之人，已往自己的身旁闪来，口中还急急喊道：“公子救命！”

许慧一见来人，是个十五六岁的女郎，似像很脸熟，只见她脸色显得很苍白，娇喘万状，芳肩上好像透着斑斑血痕，心中已然明白。

当即宝剑一抡，大声喝道：“何处狂徒？敢在这大白天，恃势杀人！”

“这是我们的私人恩怨，请阁下不要介入是非！”前面追来的那个矮胖子，手提狗头刀，霍然止步，态度显得很和顺。

可是后面那个黑汉，竟然抢步上来，狗头刀往上一晃，向许慧当头砍来！

许慧滑步晃身，骂道：“该死的恶徒！”

手一扬，“当琅”一响，龙泉剑削铁如泥，那黑汉一个踉跄，跌倒在地，狗头刀却被截成两段！

那矮胖子见许慧出手，步法敏捷，剑势凌厉，已知遇上了劲敌，不觉双眉紧皱，鼠目一转，朝那黑汉骂道：“你这笨

蛋，难怪人家都骂你猪八戒，见着人也不瞧个清楚？”

他骂着，转过脸来，向许慧歉意地又道：“那畜生是个粗人，公子是个读书人，所谓宰相肚里好撑船，请公子不要生气。”

虽然，他是这么道歉着，但那两支鼠目，却恨恨地向许慧身后的女郎瞪了一眼，似乎还不肯罢休。

可是当他发觉许慧横剑在胸，怒目不答，已知对方不乐，事情显趋辣手，当下冷笑一声，说道：“后会有期，再见！”

便转身与那黑汉，照原路回奔而去。

许慧见那两个汉子，已经去远，才转过身来。

只见那女郎已坐在地上，默默流泪！

这时，她已想起在小吃店窗口的经过，同时忘记了自己是个乔装的男子，竟然俯下身去，一边为女郎拭擦眼泪，一边亲切地问道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那女郎似乎对许慧这么亲切的态度，感到很突然，娇眉频蹙，泪眼望望许慧，没有回答。

“是不是受伤很重？”许慧又关怀地发问。

那女郎纤手抚着自己肩上的创伤，显出很痛楚的样子，默默点头。

许慧见她这般情景，心中甚为不安，又关切地问道：“姑娘若是行走不得，待小生背你回去，如何？”

那女郎闻言，立即低眉垂目，脸呈红晕，竟然娇羞起来，一会之后，才低声答道：“我家离这地方太远，公子是不是很方便？”

“只要姑娘愿意，小生那有不便之理？”

许慧慷慨地答道，想即背起女郎就走。

可是，她又骤然想到自己的姐姐还没下落，不觉眉头一皱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家住在那里？”

“过了这座桥，向那边村子绕去，翻过左边那座小山。”

女郎用手指指独木桥那个方向。

许慧听女郎之言，心中不觉宽了下来，心想：这点路程，能算什么？待我送她回家以后，再去找薇姐也不迟。

当下便背起那女郎，快步就走。

约有片刻辰光，已然绕过那村子，当快到小山时，女郎竟又哀泣起来！

许慧以为自己跑得太快，或许她身负重伤，因痛楚才哭，于是安慰道：“姑娘，请暂时忍受一会，马上就到尊府了！”

可是那女郎仍然哀泣不已？

许慧心中不忍，便止步问道：“姑娘，是不是小生跑得太快，你忍受不了？”

“不是！”那女郎哽咽着，犹豫了一阵，才勉强地答道：“因为公子对我太好了！”

“对你太好，你应该笑才对，哭多难听！”

许慧说着，重又迈开脚步，往前直奔。

几个巧纵轻蹬，已然翻过了小山。

可是眺目一望，不禁大愕！

原来山这边，竟是一片田野，那有一间住屋，当下就狐

疑起来，不安地问道：“姑娘你家倒底在那里？”

那女郎“噗嗤”一笑，娇声答道：“我早已同你说过，我家距这里太远，你就顺着这条路走去就是。”

许慧见女郎这么一笑一说，颇觉不耐！心说：你这妞儿，这么调皮，对我竟不说实话，哼！你以为我不会调皮？

当一童稚心起，便叫着道：“姑娘，路实在太远了，我背不动啦！”

她说，霍然止步，又笑着问道：“这样吧！让我抱着你走一程，换个姿势，轻松一下好不好？”

“嗯，我不要！”

那女郎抱着她的颈子，死命不放，而且脸又红了，也有点娇喘起来了！

许慧见对方这般窘态，心中甚乐，重又放开步伐。

可是现在，她竟一摇一摆，装出很累的样子，口中还故意喃喃地埋怨道：“你这人太小气啦，人家好心好意背你，抱抱有啥关系，我又不会讨你便宜，何况在这田野，又没旁人见到。”

她说，有意拉长着嗓子，叫道：“哎哎呀呀！姑娘，我被你压垮啦！”

那女郎起先娇眉紧蹙，感到很为难。

可是当她发觉许慧虽在口口声声喊着背不动，但脚力仍然很快，敢情她已明白对方有意开心。

当下没有答腔，却忍不住笑出声来。

许慧见她先笑不答，心说：你这妞儿，你以为我好笑，我

可要叫你哭笑不得。

随即两臂微微用力，拉紧那女郎的玉腿，身躯一起一伏，往前直奔，宛如一匹无缰之马，狂奔在四无人烟的旷野。

那女郎初时还在咯咯地笑，后来不知怎的竟又泣起来了！

这下子，许慧可不敢再恶作剧了，赶即放慢脚步，取笑着问道：“笑得好好的，哭什么呢？是不是公子对你太好啦？”

那女郎被她一问之后，虽已住了哭泣，但却默不作答。

许慧见她不响，料定羞于启口，于是又改变了话题，笑着问道：“姑娘，等会公子送你到家，你用什么来酬谢呢？”

那女郎娇眉紧锁，满脸通红，显对许慧这么穷扰，感到不乐，便不满地答道：“你这人噜噜唆唆，太不正经，让我自己走吧！”

许慧见她出言，知已生气，心想：“若再逗她玩笑，定然弄巧成拙！”

于是便岔开话题，问道：“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可以告诉我吗？”

那女郎迟疑了一会，才答道：“我叫罗兰。”

“哦，这名字可真香，听起来，心里怪舒服！”许慧赞美着，又笑问道：“罗兰姑娘，今年芳龄多少啦？”

“十六岁。”那女郎答着，还娇声问道：“公子，你几岁了？”

“哎唷！正好一斤，我比你大一两，以后你得喊我龙哥呢？”

罗兰不觉“噗嗤”一笑，又问道：“你姓龙吗？”

“不，‘龙’是我的名字，我姓‘杨’。”

两人说说笑笑，渐渐就亲热起来。

罗兰已没有初见面时那种羞涩的娇态，许慧也不再与她穷扰了！

直到红日西下，群鸦归巢，快到黄昏的时候，终于到达了罗兰的家。

经过罗兰的介绍，许慧才认识了她的妈妈罗夫人。

从罗夫人母女的口里，许慧又知道了罗兰的爸爸，叫大力金刚罗勇，在江湖道上也是稍露名声的角色。

只因早年在桑梓湖南邵阳，因抱不平，闯下了一件杀人案子，才被逼举家迁来浙江金华。

由于罗勇为人豪爽，所以寄居安徽，仅时三年，当地豪杰之士，已然与他往甚密。

三天前，罗勇被田家庄庄主，田慧霖所邀，前往欢宴，到现在还没回家。

罗夫人心中很感不安，才叫女儿罗兰前往探候，那晓还没到达田家庄，就在半路，被人截杀！

许慧听罢罗夫人所说经过，眉梢微微一蹙，点点头，诚挚地安慰道：“罗伯母但请放心，待小侄为兰姑娘的创伤敷药以后，当再设法去田家庄，探出罗伯父的下落。”

杨公子救了小女，已经恩重如山，又肯劳驾探听兰儿的爸爸，我们一家子唯有刻骨铭心！”

那罗夫人已感激得暗自落泪。

罗兰已娇眉深扣，脸呈忧戚之状！

许慧见情，也很感动，又坦诚答道：“罗伯母不必客气，待小侄开个药方，先去配点药来，为伤毒治伤要紧。”

许慧开好药方，罗夫人就购药去了！

这时，罗兰躺在床上，虽感创伤很痛楚，但听许慧所说，能去探听父亲的下落，本来脆弱的心灵，渐渐又坚强起来，似乎肉体的痛苦，也减轻了很多。

见妈妈购药出去，许慧独坐房间，垂目沉思，当下很想打开这沉闷的气氛，便亲切地喊道：“龙哥，我要你来这里坐！”

“你不怕妈妈回来，见到害羞吗？”许慧站起身来，边这么笑着问她，边已走向她的床边。

罗兰虽又桃红染颊，可是她却伸出纤手，拉着许慧道：“你只要把我当妹妹看待，不要调皮，妈妈见到，有啥关系。”

“哎唷！我的好妹妹，莫看你年纪这么小，可比龙哥要老练多了！”

许慧说着，已然在床边坐下，有意双目含情，脉脉地瞧着对方。

可是目下的罗兰，似像真的老练起来。

她不但无羞窘之态，而且瞪着星目，娇嗔道：“我又不是一朵花，老瞧着我怎的？”

“你不是叫‘兰’吗？兰花多香，来来，让龙哥闻闻你，到底香不香？”

许慧故意俯下身去，想去吻她的纤手，敢情她是存心想

在这个少女面前，表演一下“假凤戏凰”的情调！

但是出她所料，罗兰不但没有缩手摆脱，反而双目微合，默不作声，似乎有心想满足龙哥的所求。

许慧见她这般姿态，已然明白这位兰妹妹对自己动了真情，本来握着她的纤手，真想逗弄她一下。

可是她竟自己默默地流泪了！

那稍带凉意的泪珠，流落在罗兰的手上。

对方不觉大惊，顿即杏眼圆睁，娇声问道：“龙哥，你怎么也哭了呢？”

“我太高兴啦！”许慧勉强地笑着脸，慢声答着。

但在她的内心，却有着两种不同的情绪，在坚绕不定！

她认为自己之所以逗弄罗兰，完全出乎一种游戏之心，可是对方竟然动了真情，她觉得很内疚！

相反地自己却在真心爱着杨哥，而他，又故意暗地在逗弄自己，甚至不肯露脸？她感到很伤心！

因此，她不自觉地也流泪了！

“太高兴，应该笑才对，哭多难听！”

罗兰也套用许慧逗弄自己的口气，这么反激，而且笑了起来。

这时，罗夫人已经购药回来，见到自己的女儿有说有笑，心中虽很欢喜，但见许慧脸带泪痕，不觉狐疑起来，以为自己的女儿不会讲话，开罪了这位大恩人。

本来她很想责备女儿几句，但在转念间，又恐女儿创伤未愈，出言如果太重，必会影响她的心理，有碍伤势。

索性伪装不觉，对许慧笑着问道：“杨公子，你看兰儿的伤势如何？”

“我看她没有发烧，伤势大致不重，用药内服外敷，谅经三五日后，就可复元。”许慧答着，随即转过脸去，向罗兰关切地问道：“兰姑娘，药味很苦，你能吃吗？”

罗兰本来很活泼，可是妈妈一在身边，竟然娇羞起来，默不作声了！

“这孩子，从小没个哥哥弟弟，见到男孩子，就会怕羞！”

罗夫人喃喃地为女儿解释着，转过脸去，又对女儿嘱咐道：“兰儿，杨公子在问你，怎么不答？”

罗兰被妈妈一问，两颊不觉红晕又起，才默默地点了点头。

许慧为罗兰服药敷伤以后，又与罗夫人寒暄了一阵。

显然，罗夫人对这位热情的公子，身怀绝技，而且年轻英俊，又很温柔，不但十分钦佩，而且已生爱慕之心。

当下除了虚问许慧的家庭状况外，还一再询及有无嫁娶等等。

许慧本是个机警之人，听话辩意，那会不知对方的心理，当时虽觉有趣好笑，但也感抱愧不安！

可是转瞬间，似乎又觉心安理得了。

反正自己冒着杨龙的姓名，即使老人家有意垂青，或者兰妹妹有心钟情，自己虽是心有余而力不逮，好在还有心爱的人，可以代为塞责，因此她就直言不虚。

那罗夫人听许慧还未完娶，笑咪咪地直是点头，似乎非

常得意。

许慧来罗家，虽属初次，但由于罗家人亲切的招待，使她感到温暖的程度，并不亚于姑妈的家。

吃过晚饭以后，她除了关照罗伯母带着兰妹妹暂时回家，以防不测外，遂在罗兰跟前，安慰了一番。

这位罗兰姑娘，见许慧就要离开自己，去探听父亲的消息，心中虽很喜悦，可是她却默默地掉着眼泪！

也许，少女钟情，羞于启口，唯有用泪水，才可表达出爱的高度的诚挚。

许慧与她，实是同病相怜，所以禁不住也泪润眼圈了！

只是她所钟情的，不是兰妹妹，却是杨哥哥。

夜色森林，娇柔的月儿，虽迟迟未来，无数的星星，却已在静静地候驾了。

它们纵然默不作声，但似乎都在怀疑这位乔装的美少年，居然慷慨地承担了仗义援人的重任，所以都眨着惊奇的眼光！

十二

许慧使出夜行人的身法，离开了罗家。

驾轻就熟，不到一盏茶功夫，已然到了田家庄。

由于她的轻功造诣甚高，巧纵轻蹬，进入庄门之时，不但未惊动任何一人，连嗅觉最灵敏的守门之犬，也没吠出一声。

几次提身纵跳，她已凄息在那座楼屋旁边的一株大樟树的叶丛之中。

这时，她眺目向那楼屋下面的厅堂望去，烛光辉煌，瞧得非常清楚，见有七八个人，坐在那里议论纷纷。

她家神细看，不禁一愕，原来在小吃店窗口经过，对自己点头微笑的那个黑衫人，也坐在那里。

尽管其他的人，都在谈长说短，而那黑衫人却闭目沉思，显得与众不同。

许慧心中暗想，莫非这家伙就是田家庄的庄主田慧霖不成？

可是在转念之间，她似乎又对自己这种直觉的看法，认为并不可靠。

因为按照常情，既是一庄之主，他的品貌未必要很端正，但在衣饰上，必然应该整齐，这个黑衫人，蓬头大眼，满腮毛胡，实不配像个庄主！

想到这里，她又不觉好笑起来，感到自己刚才这种想法，似乎太超形式，而且太抬高了庄主的身份。

显然他的老子田老大，为人耕作，根本是个乡下土包子，无疑地土包子那会有好的造化，难怪他是个杀人不眨眼的人！

这黑衫人准是田慧霖无疑，她正在猜测之际。

陡然间，厅堂上出现了一个妖艳的红衣少妇，全厅顿即鸦雀无声。

许慧仔细一看，不觉大为惊愕！

原来这女人，正是半月以前，背走杨哥的那个淫妇。

只见她披着一袭红色披风，全身红得耀眼，莲步轻移，已然坐在厅堂正中，那张八仙桌的上首。

许慧瞧在眼里，不禁暗自忖道：这淫妇，那天在辅苍峰碰面之时，那样轻浮，如今居然这么严肃，看来一定是那个“慧脸野狐”刁姬了。

当下，她就伸手怀中，摸出一块白布，蒙住自己的嘴鼻，手握龙泉宝剑柄，显然地她想乘机暗袭！

那红衣少妇目向在座诸人，冷漠地扫了一眼，才道：“各位可曾找到了线索，请分别提出资料！”

随即，那个坐在左首上席的独眼之人，应声起身，挤挤他那满布红丝的眼睛，一阵之后，才开口道：“这次，我们寨